

人物纪实

枫杨还在生长

■赵风云 张良

5月15日,服役满34年的老兵王忠心光荣退休。其实,早在1999年时,服役满13年的志愿兵王忠心曾短暂离队,后因士官制度改革得以继续服役。我们采写了这段令老兵王忠心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,以飨读者,也祝福包括王忠心在内的所有老兵。

——题记



5月14日,王忠心最后一次身穿军装,向国旗敬礼。

1

车开了,缓缓开了,沿着那条已经被碾白了的主路缓缓地向着大门驶去。

已是农历四月天气,主路两侧的枫杨树早已舒展着身姿,绽放出嫩绿的叶子。叶子在春风中轻舞着,把春日的阳光拨弄得冷冷作响。这树长得真快,才几年的工夫已经长到了十多米高。车善解人意般缓缓前行,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。坐在车厢最后面的王忠心一眼就认出了路西边那排树,那排当年他带着班里的战友们一起种下的树……

树长高了,王忠心也要走了。树在风中摇摆,歌唱,落泪,他忽然很感激多年前前出的那次公差,种下的这些树。他莫名地生出一个想法,假如有机会再带一次兵,他一定要让每个战士都在这座军营里种下一棵树。将来战士走了,树还留在军营里,和一拨又一拨士兵一起成长。

王忠心是个感情充沛而又懂得克制的人,从这一点上来说倒有点儿像他日夜守护的导弹,一身的能量却不轻易释放。但随着离队的日子只剩下了两位数,王忠心也渐渐觉得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情感从心底生发出来,在胸间汹涌。本就寡言少语的他变得更加沉默,甚至有时候会坐在小马扎上或站在窗前发呆。倒也不是回忆过去,也没有去想将来,他的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空荡荡。据徐海波后来描述,他这位班长那些天里没事就围着连队的房前屋后,猪舍菜地走上一圈。连着三四个周末,他操起一把剪刀,把连队门前的冬青修剪得整整齐齐……

省会火车站。走进这个两年前在旧址上翻盖扩建的火车站时,王忠心回忆了一下,这13年间有五六次在这里转车。想起来挺遗憾的,在祖国的大西南当了13年的兵,还从没在这个省会城市好好地转一转。当兵的前几年是没机会,后面有机会了,他却早已习惯了大山里的生活,已经不适应山外的喧嚣了。奇怪的是,每次走进这个车站,入伍报到时那个梦境般的黄昏总会像一团迷雾似

的罩住他,把他裹挟到那个似真似幻的时空里去。那块白色的站牌,那个红漆描上去的湿漉漉的地名,那几道闪着寒光的冷冰冰的铁轨,还有那列黑漆漆、神秘莫测的闷罐火车,排着队默不作声地向他涌来,等到了他的眼前却又模模糊糊的,消失不见了……

但这次不一样。当王忠心和游小平与其他省份的战友拥抱着走上月台时,王忠心突然清晰地看到了过去13年间那些难忘的画面,每一帧都飞速划过,但又生动无比——

他看到了新兵王忠心、军校学员王忠心、实弹发射场上的王忠心;想起班长王忠心、代理排长王忠心;想起第一次提干失败后的王忠心、第二次提干失败后的王忠心,还有第三次提干失败后的王忠心……

所有这么多的王忠心一个个排着队向他走来,他们穿着相同的军装,迈着不同的步伐,脸上挂着不同的表情,眼睛里闪着不同的光芒。每一个都那么生动,每一个都那么真实,也许有的正在经历痛苦,承受挫折……

最后一次站在这条承载了青春年华的铁道旁边,回望永远回不去的短暂而漫长的13年,老兵王忠心觉得还行。虽说从18岁到32岁这最美好、最珍贵的青春岁月都奔进了那沉默千年的大山里,但王忠心并不后悔。他觉得自己这13年干得挺值,他当了兵,读了军校,转了志愿兵,立了功,当了班长,发射了实弹,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站在了那支待命的队伍里。而最根本的,王忠心觉得心里最踏实的、回首过去他觉得最无愧的、面对未来他觉得最有底气的,是在这13年军旅生活中,他奠定了自己做人的原则,他知道了自己这一生要做一个怎样的人,明白了在面临一些诱惑和考验时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……在部队走过了这13年,王忠心确定无疑地知道,此次重回家乡,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懵懂懂的山村青年。他已经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感受过自己,不论是在一个县城或是一个山村生活,他都能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活出有意义的、不会后悔的人生。当然,王忠心也有遗憾,他这个时候

走得并不甘心。因为就在这几年,军队科技练兵大潮越来越热了,部队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了,他相信在部队干将会越来越有作为。他还听说,士官制度要改革了,晋升到高级士官的话可以在部队干一辈子。只可惜,他赶不上了。

列车轰鸣着驶过来,稳稳地停在了月台旁边。王忠心跟在游小平的身后,拽着车扶手一步一步地上车。踏上最后一个台阶时,他回头看了一眼,突然心头一酸,眼眶里涌出一汪泪来。过去坐那么多次车,他知道都只是暂别,唯独这一次,却是永别,这一生他可能都不会再回来了。

车开了,开出了车站,从一座高架桥上驶过,这个繁华的省会城市尽收眼底。他忽然想起当年初来报到时生出的想在这儿找个媳妇的念头,不由得笑了。游小平看他笑了,也没问他为何而笑,也跟着笑了。一切就这样过去了。在列车的前方,老婆、女儿,还有母亲,都在老家等着他呢。

离家十三载,志愿兵王忠心就这样解甲返乡了。

2

王忠心醒了。

他一翻身坐了起来,被子一掀,脚跟着着了地。绿胶鞋朝里,头朝外。没错,自打当了班长从上铺改睡下铺后,他的鞋就一直这么放,他脚一伸就穿上了鞋。

王忠心转身就想叠被子,却隐约觉得不对。起床号已吹响,整个宿舍里竟没一点动静,往日那种沉默的喧嚣,那种“兵荒马乱”也没有发生——这帮臭小子又想赖床!他刚想吼一嗓子,一抬眼,却看到床里面好像还睡着两个人……

王忠心慢慢地把掀开了一角的被子又铺了回去,小心地掖了掖被角,然后轻轻地把手撑在床边,弯起腰一动不动地望着床里那两张面孔——那是他的妻子杨洪苗和刚刚三岁的孩子杨杨。此刻,母女俩睡得正香。

窗外透进来一些微光,天还没有大亮,估计应该是清晨六点左右的样子。这个时候,王忠心彻底清醒了过来。他睡的不是上下铺,这里不是宿舍,他已经离开了部队。如今他是退伍老兵王忠心,从今往后的日子里再也不用听起床号了。当然,他也听不到了。

王忠心想起昨天妻子接他时特意穿上的结婚时的衣裳,还有发髻上的那朵小花。一年多没见,妻子看起来憔悴了很多,眼角竟有了鱼尾纹。他知道她的不易,3年来又要干缝纫店的活儿又要带孩子,他帮不上一点忙。女儿终于在晚上睡觉前轻轻地叫了他一声“爸爸”,慢慢地趴到了他的怀里……

那一刻,老兵王忠心觉得四周一片安宁,那根在整个青春岁月里都时刻绷紧的弦“嘭”的一声松了下来。王忠心终于觉得退伍也挺好,可以踏踏实实地在妻女和父母身边,再也不用离开了。

就在这时,窗外远远地传来一声长长的鸡鸣。王忠心披上夹克跟着脚走出屋子。此刻天已有五六分亮了,这个承载了他少年心绪的小院子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了他的眼前。

跟当兵前一样,院子里还是那块砖地,王忠心还记得当年他们一家六口齐上阵铺这块地时的热闹情景。砖都铺好后,天已经黑了。母亲和姐姐赶紧洗手做饭,王忠心和弟弟把饭桌抬出来,放在砖地的正中央。王忠心记得,那晚全家人都喝了父亲自己酿的梅子酒,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……

就在那年冬天,王忠心当兵离开了家,一去13年。这期间,姐姐、妹妹、弟弟都结婚了,各自都有了孩子,找到了各自的营生,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

往院子东边看,儿时带给他无限乐趣的两棵大树已长得高了,长得粗了。槐树开了一树的白花,枇杷树又结了一树的果子,把枝头压得低低的,像是弯下腰来欢迎他回家,当年的小树长成了如今的大树。树下卧着一条大黄狗,大黄狗已醒了过来,立起了四肢,慢慢地摇着尾巴朝王忠心走了过去。已近晚年,大黄狗也不去问这个曾陪伴了它童年的玩伴这些年去哪儿了,它只是像往昔一样凑到王忠心腿边,用舌头舔一舔那双熟悉的手。院子正南,依然是这个农家小院里最有诗情的地方。母亲在那里种了一排的花,松花、格桑、凤尾花、灯笼花、鸡冠花,黄的、白的、红的,一年四季中三季都有花开,开得安安静静又热热烈烈。即使家中困难,身材瘦小,没念过一

天书的母亲也总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、井井有条的……

王忠心径直地向那两棵大树走去,在树脚下捡起那把有些年头的竹扫把,轻轻地从东头开始一下一下地扫起了院子,似乎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快回归这个院落、这个家。他决定了,往后的日子里他每天早上都要起来打扫卫生,像在部队时一样。

就在这时,堂屋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一双脚跨出门槛,母亲从门里闪身出来。见他在扫地,母亲笑着嗔怪他在部队早起了十多年,回到家了还不睡个懒觉,说着就在他手里抢走了扫把。王忠心便傻傻地笑着,跟着母亲,母亲扫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。王忠心忽然有些恍惚,好像这十多年他从未离开过家,而部队的日子不过是他做过的一个长长的、真真的梦。他知道,脱下军装后的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、踏踏实实开始了。

3

很多年后,当一名记者问起头发已经花白的王忠心,问他在部队这三十年来觉得最幸福的时刻是哪一刻,王忠心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天,王忠心把自己这一路走来的足迹在心里细细理过,一个个值得回忆的、喜悦的、骄傲的片段在他脑海中闪现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,三十载军旅生涯中最幸福的一刻,竟然不是考上军校那天,不是转志愿兵当上班长那天,甚至也不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那天,而是那一刻——他离队半年后接到“立即归队”电报的那一刻。

对于这个答案,一开始王忠心自己也不能理解。漫漫三十年,一个农家的孩子,一步步走出班排,走出连队,走出基地,走向原第二炮兵,走向全军,最后走向全国,他有太多个突破自我、热泪盈眶的高光时刻,可为什么他最幸福的时刻却是接到电报那一刻,是在那个不起眼的时刻,不起眼的地点发生的不起眼的小事?那一刻没有聚光灯,没有观众,更没有掌声,有的不过是一条铺着青石板、行人寥寥的老街,一间木梁黑瓦的小店面,一张薄薄的电报纸……

直到延迟退休后的一个周末,陪着妻子杨洪苗上街的王忠心无意中一抬头,看到电线杆上挂着一只断了线的风筝,他忽然觉得,当年刚刚回家的他就像那断了线的风筝,就那么孤零零地吊在半空中没着落。

就是这个时候,那封电报从天而降……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走失的孩子,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。在偌大的中国,在那个遥远的大西南,有人盼着他回去!

“立即归队!”“立即!”“立即”,“归队”“归队”……这些强制性的、不容置疑却那么亲切甚至亲热的字眼儿,让几个月来一直克制着情绪的王忠心再也忍不住了,他的心里放出光,眼里溢出了泪来。

杨洪苗记得那一天。一贯稳重的丈夫拿着那封电报在挂满军服的裁缝铺里转起了圈圈,好像有好多事想做,但又不知道该做什么。王忠心是亢奋的、精神焕发的,眉毛和眼角的皱纹都是往上挑着的,整个人像是笼罩在了一个无形的光圈当中。这个已经离队快半年的老兵瞬间进入了待命出征的状态。

那天,王忠心踩着夕阳就进了山,和母亲道个别。当晚,王忠心又连夜赶回了县城。他要赶第二天一早的火车。那一夜,安徽休宁这个小小裁缝铺里的灯光亮了半宿。军令如山。这是军人的不得已,也是军人的伟大所在——所有的伟大都来自牺牲。

第二天一早,一列火车载走了王忠心和游小平。火车南下,他俩像新兵入伍时一样面对面坐着,与13年前那种交织着期待与忐忑的心情不同,这两个已经三十有余、各有妻小的老兵沉浸在一种矛盾的心绪当中。这一刻,被军队和国家征召的荣光刚在心头绽放,那一刻,对父母妻儿的惦念和愧疚又涌上心头。王忠心想起自己走出裁缝铺时,隐约听到床“吱呀”响了一声。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关上门跟着脚走了。

让我们回到一年前,当王忠心在大山里度过他以为的军营中的最后一个冬天时,在遥远的北京,国家对实施了14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做出重大修改。为了匹配新的《兵役法》,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》随之展开修订论证。等到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7月,当新条例颁发并明确将义务兵役服役期从三年减为两年,志愿兵

改为分期服役时,王忠心已经回到了安徽老家。

这一天,当夕阳正落到山头上时,王忠心和游小平拐过一个弯后,远远地望见了那个熟悉的、亲切的但又似乎陌生了许多的大门岗。两个人满身风尘,却一脸兴奋,他俩对视了一眼,快步往大门岗走去。

山如旧,树如旧,路如旧,半年前离队的场景浮现在王忠心面前。当年在部队的时光好像一场梦,离开部队这半年好像一场梦,如今重回部队也像是梦……连长陈大豪告诉他,按照新的士官制度,他可以套改四级士官继续在部队干了,他更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……

当然,对于是否继续留队套改为四级士官,王忠心有选择权。就是说,他可以选择留下来继续干,也可以选择不留,马上回家——一头是事业,一头是家庭。那两天,王忠心像他半年前离队时一样,绕着连队的房前屋后转了一圈又一圈,这一圈决定留下来,那一圈又变成了走。

从事业的角度考虑,当然留下来好。王忠心发现,尽管离开才短短的半年时间,部队已经发生了很多、很大的变化,计算机模拟训练系统都已经配备。士官制度改革之后,军队第一次有了高级士官的编制。从此以后,一个兵也有了在部队干到退休的可能,部队给他们这样的士官技术骨干搭建了足够广阔的平台。对比之下,想起回到地方,回到老家这半年间的生活,王忠心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有时候王忠心自己也想不明白,他在这里生,在这里长,怎么去了部队几年回来反倒不适应了。守着母亲,守着妻子和女儿,日子过得平淡安稳,但不知为何,他总觉得一颗心是不踏实的,手脚好像都没地方放。

而从家庭的角度思量,王忠心又觉得应当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。家里的情况他一清二楚,他仿佛能看到千里之外那个裁缝铺里的场景:妻子一定陷在一圈的衣服里,把那台刚买了半年的缝纫机踩得飞快,有顾客正在等着穿衣服;这时,3岁的女儿可能也自己玩疯了,跑过来拽妻子的衣角……而大山里面,母亲还等着他多陪上一会儿。当兵13年来,他这个长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微乎其微。母亲、妻儿、家庭,是他的责任。

那两天,不是王忠心去找游小平,就是游小平来找王忠心。这两个家境相似的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夕阳下的菜地里,在夜幕下的球场上,犹豫着、为难着,把去和留的利弊来回回回了几十遍。走吧,觉得可惜;留吧,家里又正需要他们……而在千里之外的那头,杨洪苗和游小平的妻子也得知了这个情况。这两个军嫂也各自琢磨着,凑到一起商量着。她们还征求两个小家伙的意见,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:“我想让爸爸回来!”



20年前,王忠心和女儿留影。

本版照片由李鸿林、叶清摄

这一天是最后的期限了,走或者留必须给部队一个准话了。昨天,两个男人已经跟两个女人约好了,今天上午10点,他们把电话打到裁缝铺隔壁的烟酒店去,她们会给出她们的态度。那个时候,部队已经给每个营安了两部201电话机。在距离10点还有半个钟头时,王忠心就和游小平前后脚走到了一部电话机旁。他俩商量好了,在把去留的利弊一条条告诉各自的妻子后,就看她们的态度。她们同意他们留下来,没啥说的;她们想让他们回去,那就二话不说立即回家。这倒是不是让女人当家,而是他们觉得撑家庭的责任确实不能完全地推给女人。

几年后,杨洪苗和游小平的妻子听他俩说起当时那一幕也觉得好笑,两个老兵就那样守在一部电话机旁,焦急地等待命运的裁决。偶尔有队伍喊着口令经过,他俩还不好意思地把脸转过去。游小平开玩笑说,要不咱俩都留下,要不咱俩都回家,就怕那俩家伙意见不一致,让咱俩一个走一个留……

听筒里传来“嘟嘟”的声音,电话接通了。杨洪苗的声音传了出来,“忠心啊”,游小平把听筒往王忠心面前一挪,“你就在那儿干吧……”

听完这句话,王忠心还在沉默着,张了张嘴不知说什么好,话筒已经被游小平抢到了自己嘴边去:“淑芬!你呢?你啥意见……”就听得那边儿在交接电话,游小平妻子郭淑芬的声音传了过来:“你也在哪儿干吧……”

那天的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。挂完电话,这两个老兵默契地没看对方的眼睛,因为他们知道各自的眼睛都有点儿红。千里之外,烟酒店里那两个瘦弱的女人最后说了一句:“我俩商量好了,你俩离家那么远,往后就我俩互相衬着……”

当千禧年的钟声敲响时,王忠心重新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。

还是原来的连队班排,还是过去住了多年的宿舍床铺,一切都像往日那般熟悉。王忠心有时会不自觉地摸摸这儿,摸摸那儿,深深地吸上一口气,然后飞快地甩甩头,以确定眼前这一切不是梦境。

当然,这种恍惚的时候是极少数、极短暂的,重新穿上军装的王忠心不会允许自己沉浸在这些情绪中。那次接完妻子的电话,听到妻子那句“你就在那儿干吧”,很少感情外露的王忠心一下子就红了眼……电话那头,千里之外的妻子那句话说得很轻,却燃爆了王忠心深藏心底的情愫。他知道妻子这短短的七个字说得有多么艰难。他几乎能想象得到在过去的这几天,就在那个小小的裁缝铺里,在那圈衣服的包围中,在弯腰抱起女儿的一瞬间,妻子是怎样左想想右想想反复思量的。他知道这七个字意味着妻子将要承受多大的生活重担,做多大的牺牲。其实在此之前,王忠心已想好了,即使妻子最后决定让他回家,他也决不会怪妻子,不会说出妻子不尊重、不支持他的事业这样的话来,他知道这对一个女人来讲太难了。但他没想到,妻子竟然……王忠心突然觉得那个朴朴实实的女人变得伟岸起来,她的身上散发出一种柔和而夺目的光彩来。

挂掉电话那一刻,王忠心就决定了,不说了为国家,为了军队牺牲奉献这样的话,就是为了妻子,接下来的军旅生活他一天都不能虚度,他得比过去干得更努力、更好。只有真正干出点名堂来,才算对得起她。